

“双减”后的第一个暑假,各地书店、图书馆人流陡增,“读书热”来袭

# 阅读是最好的成长礼物

## 阅读提示

阅读是家庭给予孩子成长的最好礼物,而假期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阅读。通过读书,学生们不仅体会到了阅读的意义和力量,同时为自己点亮了一盏灯,种下一颗苗。

不仅在北京,读书场馆热也在今年高温的夏天里席卷全国。来自重庆图书馆的最新数据显示,该馆7月到馆人数超过20万人次,其中,青少年到馆较平日明显增多;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也掀起阅读“热”,7月接待人数超过1万人次。石家庄市图书馆新、老两馆日均接待少儿读者2000人次,少儿图书的借阅量也达到日均3000册次,客流量也比平日成倍增长……

“双减”政策实施后的第一个暑假,不再奔波于补课班的孩子和家长,在阅读中找到了更有益于成长的新方式。

“她在这儿经常一天看完两三本书,前两天和我聊‘孔门十哲’,还给他们分成了三类,是从一本漫画国学的图书上学到的。以前是逼着背《论语》,现在每晚都要和我讲孔子。”王女士说,开学就上初二的女儿往年这个时候都是排满的课,一个假期光补课就要花费上万元,孩子不开心,家长花钱花精力还不好。在图书馆看书,家里连空调钱都省了。而且还有专门的老师筛选书单,互动讲解,孩子主动性特别高。”王女士显然很满意这个不一样的假期。

## 线上线下阅读活动纷呈

在Z世代(也称为“网生代”,通常是指

1995年~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)眼中,阅读也是社交的一种。

广东省中山市的王彦淇家庭报名参加2017中国亲子阅读大赛秋季赛,跨越千里来到北京,在亲子阅读舞台上重现在家中的阅读情景。“以前的她胆子很小,也很少与他人分享阅读的乐趣,但是从北京回到中山后,我看到她明显自信了,也更加热爱阅读了。”王彦淇妈妈介绍,参加阅读比赛后,彦淇身上发生了很多变化。5年时间,她已经慢慢长大,亲子阅读也慢慢过渡到了自主阅读。阅读不仅丰富了她的知识,开拓了她的视野,还培养了她的品格。这个暑假,她们准备再参加一次。

作为承接中小学生学习生活的另一主力,街道社区也在提升活动质量。“我们与中大百科出版社、北京出版集团、科学技术出版社等多家机构合作,研发了一系列少儿阅读课程,知名作家、领域专家、阅读达人等都将走进社区,与小朋友们面对面。不能到现场的,也可通过小程序回看活动内容。”绿色社区专委会主任王文涛告诉记者,暑假期间他们将在北京市朝阳区展开试点。

张新蕊在社区门口的大屏幕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惊叹道:“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和大咖们见面。”

而在线上,各种读书类的公众号、视频

号,也将焦点对准了孩子们,视听产品一应俱全。“我‘听’完了四大名著。”只有三年级的晴晴说,因为上学期网课太多,她的视力有些下降,假期家长给她安排了更多户外体育活动,但她的读书生活并没有拉下,“只是不是自己读,而是听别人读,还听各种讲解,感觉网上有才的人真多。”

## “读起来,怎么读,比读什么更重要”

“相比平时上学,假期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阅读,因此可以选择一些平时想看却没有时间看的大部头名著来读。边读边写一些读书笔记,记录下阅读感受。另外,借助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媒体,广泛了解时事新闻和社会生活,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阅读。当然,将阅读书本获得的经验和感受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,走名山大川,探风土人情,相信会收获的更多。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那妮鼓励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,广泛涉猎书籍种类。“读起来,怎么读,比读什么更重要。”

“阅读是持续不断的阳光和营养。父母一起上阵,陪伴孩子阅读,可以培养兴趣、增进感情、激发创造力。”在现代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春霞看来,阅读是家庭给予孩子成长的最好礼物。

“亲子阅读是一种最有效的形式,也最符合孩子的成长规律,不仅让他们感受到阅读带来的快乐,也让他们认识到阅读的意义和力量,为自己在幼年点亮一盏灯,种下一颗苗,在人生的某个未知阶段发光、成长。”王春霞说。

## 新书榜单

# 文明与诗:漫长的德教

《艾青诗选》

艾青著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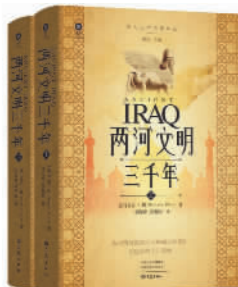


本书收录了艾青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的作品,如《吹号者》《我爱这土地》等,高度浓缩了作者的思想,蕴含着强烈深沉的情感,从中可以看到“朴素、单纯、集中、明快”的诗歌美学主张,是一部集历史性、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诗集。

《两河文明三千年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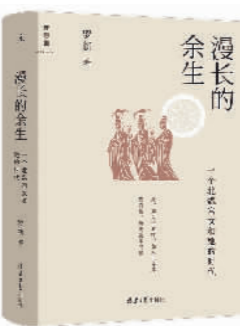
[法]乔治·鲁著 李海峰 陈艳丽译 大象出版社

本书有关两河文明的通史性著作,根据丰富详实的考古数据和文献资料,记述了两河流域居民——苏美尔人、阿卡德人、巴比伦人和亚述人,所创造的辉煌文明,勾勒出了古代近东世界在社会、艺术、科学、宗教等方面的轮廓。



《漫长的余生》

罗新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



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,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,没有他们,历史就是不真切的。

本书利用墓志等史料讲述了王钟儿漫长而又跌宕起伏的一生,并以她的眼睛去看她身处的时代,把皇帝、朝臣、宦官和宫女还原为具体的人,以及被时代席卷的许多人。

《德教释疑》

刘东著 译林出版社



借为《德育鉴》写题解的机缘,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刘东教授探析了梁启超从《新民说》到《德育鉴》的思想转向,并由此解答了一系列迄今尚未厘清的儒学难题。作者力图还原儒家思想经典本质,特别是重估儒学价值的当代意义,既富学术思辨性,又具现实关怀。(晓阳)

# 手艺背后的手艺人

——读《这不是手艺,这是生活》

刘学正

人间滋味,离不开烟火气,而经由岁月沉淀的手工物什,总能在平淡中教人怀念,令人心安。作家赵勤在其新近出版的《这不是手艺,这是生活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一书中,以笔为杖,一步步探路,一帧帧定格,把笔触聚焦于多门手艺背后的手艺人,呈现出18位手艺人的真实形象。

漫步城市与乡村,穿街走巷,攀谈聊天,让赵勤在收集到一系列民间造物资料的同时,也体悟到了独属于手艺人的故事和内心隐秘的情绪。

编织、捏泥、做鞋……手艺人与艺术家不同,他们不求留名,一半为了传承,一半为了生活。虽说人行的初衷不一,但手艺人大多以顾客满意作为自身的价值。赵勤坦言,起初,她更关注手艺本身,然而随着采访的深入,“我知道了他们的困惑、开心、难过以及种种复杂的人生滋味。”

一草一木,经由手艺人双手,便可变身日常用品,而手艺人又何尝不是靠它们来消磨日常。《伴随一生的竹篾条》里,年过花甲的李淑芳安然地编织竹器,沉静又从容,好像她生来就是编竹器的。初见她编织的茶篓,作者不禁好奇:是怎么样的老人,可以编出如此细致精巧的竹器?事实上,李淑芳无儿无女,也没老伴儿,幸好有竹编的手艺才未“孤苦伶仃”。“这一辈子啊,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,都是跟着自己的心在走,没有谁可以看见后面的路。”

故乡的泥土,似乎藏着嗅不够的芬芳,让离家的心子多了一些执念,挥之不去。《建平的泥塑世界》中,久居乡村的呆子叔,教会了建平泥塑手艺,让他在日后多了一条出路,还收获了爱情。建平出门务工期间,“她(房东家的姑娘)觉得他捏的泥人憨态可掬、喜庆,一定会有人喜欢。她给他出主意,让他学一些泥塑的专业知识,提高自己的手艺和见识。”后来,建平先是挑着担子沿街叫卖,名气大了,又成立了泥塑工作室,如今还有人请他去职业院校讲授泥人艺术。闲下来时,建平常想起故乡的人和事,想起呆子叔。

手艺没有高低贵贱,即便一双鞋,也凝聚着赤诚匠心。《你懂那双布鞋吗?》里,阿妹做鞋是花了心思的,甚至把人脚研究得比医生都透彻。她做的每双布鞋,要经过15处精工细作,32层纯棉叠加,181道线阡陌纵横,6400次飞针走线。行走日久,鞋子难免会坏。这时,另一位手艺人就登场了。“修鞋时,她的眼神不离开手里的鞋,神情专注得像是在做一件精致的工艺品。”《出逃的鞋匠》中,女鞋匠张桂梅在市场不起眼的角落里,固守着一个小门脸,凡是自己修理过的鞋子,她都能分辨出来,让过路的针线、换过的鞋跟,就像生命中经历的人和事一样,扎过眼睛一跳,心里一动。

在赵勤的笔下,一位位手艺人体现出了普通人的情感共性。譬如,做琴全凭感觉的“乐器王”文依提·依明,擅做蝴蝶胸饰的小匠匠丁彦,坚持手工调色的油漆匠李浩勇……他们不光技法精湛,让手艺成为各自标签,也都有着曾经的困惑与突围,以及生活的五味杂陈和悲欢离合。

手艺,更是生活。司空见惯的器物,浸润有手艺人情绪和经历,平实的叙事,触动人心。

# 沉迷的“小书虫”

如今的地铁上,曾经寻常的读书看报身影已经很难寻觅到了。这个炎热的夏天,常坐地铁的记者观察到的,几乎都是或因疲惫而发呆,或基于无聊刷手机的成年人。

7月末晚高峰的北京地铁8号线上,我惊喜地看到了亮眼的一幕:在满是乘客的缝隙中,一名小男孩随妈妈上车后,立即就心无旁骛地“坐地”看起来。妈妈随即伸出了脚,让孩子靠着自己的小腿坐在自己的脚背上。在记者随行的五六站中,坐在“沙发”上的男孩,一直无视拥挤着上下车的乘客,津津有味地手捧书卷。

图为车厢门快关上时,仍然沉浸在阅读中的小男孩。

本报记者 吴凡摄



# 大家风范 儿童情怀

——读梅杰《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(纲要)》

刘彪

梅杰新近出版了《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(纲要)》(知识出版社)一书。稍早,刘绪源出版了《中国儿童文学史略》,对比这两部著作,有两大差异:

其一,刘绪源的《中国儿童文学史略》在时间范畴上定格在1916年~1977年。而梅杰的《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(纲要)》将1978年~1999年定位为重建期,将2000年之后称为分化期。很明显,梅杰比刘绪源的儿童文学史时间范围更广。

其二,《中国儿童文学史略》的内容较为精简,偏向对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评析。反观梅杰的《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(纲要)》,在内容上要更加全面,并充满细节,文学史的脉络更加清晰、完整,对史料的挖掘更令人折服。梅杰借用蒋风、朱自强的提法,将中国儿童文学史分为史前期(古代)、孕育期(清末民初)、诞生期(1917~1927)、发展期(1927~1937)、挫折期(1937~1949)、新时期(1949~1959)、断裂期(1960~1978)、重建期(1978~1999)、分化期(2000年至今)。梅杰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划分是科学的、严谨的。

朱自强说“中国儿童文学是‘现代文学’”,即具有现代性的文学,他反对中国儿童文学“古已有之”一说,梅杰在《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(纲要)》中更是严谨地将古代称为中国儿童文学的“史前期”。现代儿童文学就是对儿童本位的坚持。梅杰对“儿童本位”一以贯之,他在《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(纲要)》绪论中说,“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,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,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;而批判、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,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。”儿童本位论构成了《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(纲要)》的重写评价标准。

儿童文学并不只是写给儿童看的,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吸引着成人,解释这种现象,就不禁要提到梅杰在2015年提出的创新性学术观点——“泛儿童文学”。贯穿于《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(纲要)》的红线,除了儿童本位论的准绳以外,更有泛儿童文学这一新型学术观点。

梅杰对儿童本位的坚守,同时具有泛儿童文学视野,让本书成为一部充满“大家风范”和“儿童情怀”的重磅之作。



《花卉》钱维城(清)

络因供图

## 高谈阔论

# 名人传记只是一个侧影

冷莽麦

假期来临,不少有识之士,照例会发声鼓吹读书。与往常推介阅读经典名著的老生常谈不同,今年我看到不少阅读“传记”的建议——尤其是教师,有人甚至引经据典,所谓要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”,并以此来引诱人们“最好”多去翻阅名人传记。

我猜想,大约倾情于斯的语文老师认为,各种成功人士的传记更能体现人生意义吧。

倘若教育者心思真的就是这样,窃以为也无可厚非。不过,就个人视角而言,我还是倾向于王尔德的观点——他在被请求推荐书籍的时候真诚地表示,这事儿不好整,因为你不知道读者会从书中得到什么。

比如传记,激励可能是有的,但对于社会阅历恐有欠缺,或者阅读深度、广度尚欠火候的脑袋来说,很可能会照葫芦画瓢,就像梵高——很多学人认为其传记《渴望生活》就是最佳传记之一,有很多喜欢艺术的少年,就因为被这家伙的有故事鞭策,打小立志不说,更有甚者,年纪一把仍旧初心不改,结果涂鸦十年,除了生活窘困堪比梵高外,其余事项一无所成。

本人没有揶揄之意,立志高远总是好的。我实际想说的是传记。无论是自传,还是别人研究出来的书写。传记叙事总是偏颇的,别说文学故事,即便是历史书本中的“真实”记录,能告诉我们的,大多不是真实、完整的主人公。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:最好的传记,最多也就是盲人摸象那样,你从中能看到的,要么是尾巴,要么是象腿。

虽然如此,但否定传记写作也不要。一方面,即便我们读到的是有限图影,那也是可以从受益匪浅的。比如《天才之于责任》,学习一回,对知晓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轨迹,甚或是对进一步了解他那些难以“理解”的胡思乱想,还是有很大助益的。而《月亮和六便士》,认真研读几次,显然会对一个人去追求理想(月亮),还是决心经营生意(六便士),产生相当的影响。

当然,还有励志这种辽远的规划。这很可能成就某个人的未来。但,也很可能会毁掉其余生,就像前面说到的那些堪比梵高窘迫的迷途羔羊。而在现实生活中,大多数人会把传记

书写代入自己的生活谋略——这才是最闹心的。诚心、认真投身证券市场的人,几乎都想在巴菲特、林奇的投资策略中悟出真谛,而那些热爱乔布斯、马斯克的群众,多半也是相同的心态。

比较遗憾的是,再好的传记,也只是一个遮蔽了无数元素的侧影,内在的缘由,外在的环境,都是散落遗失得所剩无几的,你能看到的,仅仅是几乎什么都说明不了的稀疏亮点,和那些连接亮点的简单直线。坦率地说,我还是支持传记阅读的,就算是窥探名人、成功人士的隐秘生活,或者拿来作为雅士装饰的谈资,都是可以的。只是,需要强调的是,关于传记,模特范式的想法最好少一点,没有更好。

至于励志,那就是萝卜青菜的事了。假如我们希望学童们的未来生活,有幸福的模样,那么,阅读的诉求,最优还是让族群中的个体,从阅读中找到自己喜欢过的日子,成功与否不是那么重要,辨识清楚什么样的文化是优选,然后去建设它,才是要紧的事儿。或者,像高那样,虽然放弃了六便士,但却走上了自己梦想的生活之路。